人文齐鲁

学雷锋的那些人和事

每天晚饭后我就着那盏微弱的煤油灯光读报纸、讲些有意思的故事。不论什么时候有人找我念远方来信或是写回信,我都是蛮愉快地应承。

当年小山村里学雷锋

□张家善

看到毛主席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题词的时候,我正在泰安地区铁路沿线的一个小山村劳动锻炼。作为一名共青团员,对党和毛主席的每一个号召,都是怀着一种责无旁贷、十分敬仰的心情积极响应。随后,又从报纸上读到了“雷锋日记摘抄”,知道雷锋所能做到的那些看似小事,都是在全心全意“为人民服务”的主观愿望下的自觉行动。于是油然联想到自己,正是风华正茂的大好时光,虽然身在群山深处的穷乡僻壤,也应该从对人民群众有利的每一件小事做起。

下乡之初,就决心以干最脏最累的活,来冲刷头脑中的那些“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”的真诚愿望,向那位年轻的女队长要求,到生产队的饲养棚安家,跟饲养员大伯们同吃同住同劳动,学着饲养那十二头大小耕牛。每天凌晨早起,把吃饱草料的牛牵出,再用小推车把棚内的牛粪便清理干净,同时再覆盖上晒干的黄土,每次干完活都是累得满脸汗水、手上磨起血泡、腰酸背疼。虽已是精疲力竭但绝对不能表现出来,以免遭到社员的背后议论。

因为有了“从省城来的大学生”当饲养员,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,饲养棚大院就成为最聚集人气的所在。每天晚饭后我就着那盏微弱的煤油灯光读报纸、讲些有意思的故事。不论什么时候有人找我念远方来信或是写回信,我都是蛮愉快地应承。我又到公社邮政代办所,买来信封并贴好邮票,免收当时的那八分钱邮资,颇受乡亲们称道。我把下乡时带去的一大旅行兜书籍、杂志摆放在饲养棚里,供多少有点文化的社员随时阅读。当时很流行的《大众电影》,印有多幅彩色或黑白剧照,没过多长时间我积攒下的六十多本都已是有借无还,自己心中却毫无怨言,因为想到不肯送回去是出于喜爱,心中反倒平添了些许欣然。

在乡下劳动锻炼三年多奉命返回省城后,我用出差的机会特意绕道去了一趟那个小山村,看望父老乡亲们。此时此刻,我当年留在那儿的四十多册书籍,其中包括《朱自清散文集》、《闻一多诗词选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等诸多名著都已不见了。年长的饲养员余老伯怀着愧疚的心情对我说:我没有看好你那些书,实在对不住你呀!我非常诚恳地对老人家说:有人把书拿回去仔细阅读说明他对书的喜爱,我应当感到高兴才对呀!余老伯像想起了什么,从他睡觉的草铺席下摸出一个蓝布包:我见你常常翻看这本小厚书,知道你是最喜爱的,所以帮你藏起来了。

那是一本由三联书店出版、王云五编纂的《汉语四角号码小词典》,在当时已经很难买到了,便请他老人家转送给已在县城读中学的小孙女,并在扉页写上:努力学习,将来为祖国建设服务!也算留作纪念……如今虽已时过境迁,我对那个曾经洒下过汗水、经受过刻骨铭心劳动锻炼、名叫余家寨的小山村,依然怀着深深的眷恋。只是不知我当年留在那里、曾经十分心爱的书刊依然完好否?

老学雷锋

学雷锋不应该只是少先队和团员青年的事情,像我这样与雷锋称兄道弟的老人们倒是更应该老学雷锋才对。

□纪慎言

雷锋1940年出生,仅比我大6岁,所以我应该叫他“雷锋哥”。况且毛主席题词号召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的第二年,我就高中毕业进了空军航校,也成了解放军“叔叔”辈的人。因此我一直觉得自己与雷锋是同行,又是比肩同行的同路人。

但是,既然老人家号召大家学雷锋,当年正在争当毛主席好战士的我就绝不会游离于“学雷锋 做好事”的队伍之外。可是,如果现在让我说说,这么多年来我究竟做了多少好事,做了哪些好事,66岁头脑并不糊涂的我老人家,此时脑袋里却是一盆糨糊。为什么?其实原因很平常,就是好事做得太多了,而且一直把做的“好事”看做是“平常事”,所以就没有特殊的或者深刻的记忆了。我只记得我活了这66年没有做过什么大的坏事,唯一一次发坏是10岁那年在大孩子的教唆下往一个用来喝水的茶缸里尿过一泡尿。

如今,已经老了的我反倒觉得学雷锋不应该只是少先队和团员青年的事情,像我这样与雷锋称兄道弟的老人们倒是更应该老学雷锋才对。即使做不了多少好事,起码可以做个不做坏事的好人。即使不愿意行善,起码对别人行善不作梗、不作恶。于是,我记得除了在汶川大地震时热血沸腾地为灾区捐过600元刚到手的稿费以外,今天大街上的乞丐们很少讨得到我的一个毛票。认识我的人没有一个会说我是吝啬鬼,我自己更不这样认为。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多轻多重,我得首先养活我自己和我的老人孩子,只要我们这些人不给别人添麻烦,也算是做了个不大不小的好事。

我是个喜欢写作的人,我觉得参加各类带有公益性质的“征文”“征稿”也应该算是做好事。譬如,参与全省宣传文化工作“三问于民”意见建议征集活动,我就写了《说真话真理 报好人好事》的稿子并被评为“优秀稿件”等等。

我也喜欢上网写博客、发帖子,于是被《老干部之家》论坛聘为“文学原创”版的版主。我并没有把这个受累难讨好的义务差事当做累赘,而是按照雷锋精神的标准来热心履职。宁可放下自己构思好了的稿子不写,也要先品读其他网友的帖子。而给他们的帖子写评语更是难事,因为网友大多是老年人,他们不管自己的文字功夫高低,多数人的虚荣心却是挺强,于是,写得高了就怕是误导,写得低了又怕作者不高兴,进而影响他们的写作积极性。有时候,我看到有基础的稿子还要进行点拨,实在点拨不透的我就干脆给他们改写。因此耽误了我不少写作时间和心情。但是,现在想想,认真而耐心地与那些离退休的文学爱好者进行交流,让别人得到进步与快乐,不也是学雷锋做好事的具体表现吗?认了。

我说老学雷锋,一是要自己不间断地一股劲地学,再就是越老越要学。正所谓:活到老,学到老!

■乡野民俗

阳春时节苫屋忙

□周东升

苫屋?许多人恐怕只是留在了记忆里,而那些80后、90后更是鲜有耳闻。的确,现在城市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,乡村里也难见几间草房,哪里还有用草来苫屋的?

然而,如果将时光的影像记录倒退30年,就会发现,乡村里那一排排、一片片的,几乎都是草房。草房,在我们这里就是用麦秸苫成的房。厚厚的麦秸覆盖着屋顶,冬御寒,夏隔热,真的是庄户人家的安乐窝。

用麦秸苫屋,经济、方便。乡村里有的是麦秸。头年里麦收时节轧场的时候,一垛一垛的麦秸堆满了场院的四周。谁家要苫屋,只要给生产队长说一声,随便用。房屋每苫一次,时间长些的能撑七八年,短的也达三四年。其间,最怕麻雀和鸡上屋挠。以前,麻雀多,农户家里的鸡也都是散养的,它们都时不时地飞到屋顶上找草种子或者小虫吃。

乡亲们经过长年对天气与农事的观察和总结,总是把修房的日子安排在阳春时节。三月前后,雨水少,而且地里的农活还赶不上趟儿。趁此机会修房,避免到稍后的雨季来临时,出现“屋漏偏逢连阴雨”的惨状。早了,天还冷,刚苫的新草不伏实,容易透风,屋里的人受不了;晚了,正逢雨季,天说下就下。正因如此,每年的春分前后,村子里忙着苫屋的接二连三,随处可见。

苫屋的匠人,分为两伙,分头准备。一伙在房屋的前后两面用粗壮的木头搭起高至屋檐的架子。另一伙来到麦场上,先用钉耙子将成垛的麦秸扒开,再用两股叉把麦秸挑起来不停地抖动,抖落那些夹杂的碎屑;泼洒些清水,使其柔软顺滑,便挑给蹲在一旁的老匠人。那些老匠人弓着微驼的背,低着花白的头,非常认真而熟练地将麦秸捋成一绺一绺的,边捋边往跟前拢,最后形成一个长约八十厘米、宽约四十厘米的“麦秸个子”。双手掐起,伸进身后专人摁压的铡刀下,“咔哧”一声,切为大小一致的两截。然后,错着茬摞在一起,用草绳捆好,即可运回家使用。

往屋顶上铺展麦秸的时候,先由屋檐开始,自下而上,压茬进行,既要防止脱节,还要掌握好厚薄均匀。

傍晚时分,一口屋就全苫好了。新苫的屋,虽然麦秸厚而蓬松,却平展展的,第二天清晨,阳光一照,金光闪闪,并且还不时地有缕缕的草香扑面而来,心里感到非常清爽。